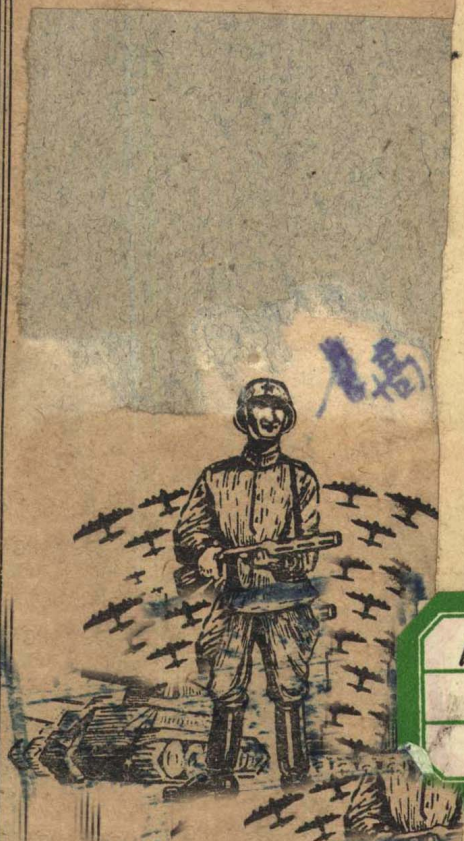


蘇聯英雄庫茨卡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編

1947.7

K83

4

蘇聯文藝叢書之一

蘇聯英雄庫茨卡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編

前記

(一)

蘇聯紅軍在保衛祖國，粉碎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間（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創造了無數英勇卓絕的事蹟，湧現出無數英雄主義的人物，表現了蘇聯人民軍隊無比的強大。這些在蘇聯文藝工作者的筆下，曾經隨時隨地被反映出來，描繪出來。其中已翻譯成中文的，也很不少，我們打算陸續選輯一些這類的戰鬥故事和通訊、小說等等，作為我軍部隊課外閱讀的材料。

爲保衛祖國，反對法西斯而英勇戰鬥的蘇聯紅軍，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裝備上，都是世界上的一支最強大、最優等的軍隊，加上斯大林的軍事思想和戰畧戰術的武裝，全蘇聯人民的支援和擁護，終於最後擊敗了希特勒德國，和基本決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的勝利。蘇聯紅軍是世界上一支真正屬於人民的軍隊，是值得我們中國人民軍隊學習和借鏡的。雖然由於她們具有最優越的裝備，因而在作戰方法上也有她的特點，但她們爲人民服務的精神，戰鬥中的英雄氣概，勇敢堅決，敏捷機智，以及克服困難的頑強精神，等等，都是我們獻身於人民事業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所應該具備并加以發揮的。因此，我們出版這類叢書，一方面爲的提倡在爲人民服務中的新的英雄主義精神，同時也希望由這裏可以使我們獲得一些近代戰爭中新的知識。

由於我軍部隊文化水平較低，對於這一類的叢書，讀起來會發生困難，或者根本不能讀；因此，連隊中文化較高的幹部或戰士，可以利用時間像讀報一樣向大家讀，或像講故事一樣講給大家聽，自然，我們也當盡量選些較爲短小易讀的篇章，在翻譯上力求以易懂爲原則。

這一集選的一篇『蘇聯英雄庫茨卡』，是寫他怎樣以英勇和智謀，在抗德戰爭中獲得了紅旗獎章和『蘇聯英雄』的光榮稱號，和寫出了成千成萬的人民對他怎樣崇敬和熱愛的故事。是的，人民英雄，人人尊敬，在我們東北民主聯軍中，像庫茨卡這樣英勇、機智，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英雄也很多，也同樣受到最高的獎勵——記功和頒發獎章，受到人民的熱愛和尊敬。讓我們一切爲人民服務的戰士都像庫茨卡這樣的英勇和機智，都作人民功臣、受到人民的尊敬吧！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蘇聯英雄庫茨卡

S·玻索夫

在一座烏克蘭的大村莊裏，一間充滿生氣的房間被搖曳的煤油燈光照亮着。房間裏很擁擠。一群剛到前方的戰士和老戰士住在一起。新補充的戰士中有個機關槍手庫茨卡，他是烏茲別克（註一）人，曾經參加過伊朗戰役（註二）。

『我說，庫茨卡，給我講一講伊朗吧。』有人要求。

庫茨卡是個瘦削的，黑皮膚的人，中等身材，眼睛靈活。他站在房子中間，聳一聳肩膀。

『伊朗，……』他說：『那地方有什麼講頭呢？我們自己的烏茲別克斯坦比那好多了。我們建築了一條運河。你們聽見過斯大林弗哈納運河嗎？』

「誰沒有聽見過！」

「那水呵……」庫茨卡繼續說：「建築那條運河我也參加了。我是濟河工人。是的，我做兩三個人的工作。……」他擺動雙手，好像拋一鏟泥土。「是的，十六萬人參加了建築那條運河。它幾乎有二百公里（註三）長。不壞吧，唔？……」

他摘掉皮帽子。他的黑髮被汗弄濕了。——他由于自己的敘述而激動，臉紅起來。他記起載運泥土的無盡長的汽車、卡車和大車的行列。一層塵土的濃幕蓋在路上，它升得這樣高，幾乎遮住了太陽。一道道金色線條穿過灰塵，吻着飄盪在集體農莊莊員篷帳頂上的旗幟，那些集體農莊莊員都是來建築運河的。人們在工作之餘就彈奏樂器。卡車載來了西瓜、西瓜，女人們帶來甘美的葡萄。烟火在河床上升得老高。

「我們高喊：『萬歲！布爾塞維克！』」庫茨卡繼續說，全神

貫注在他的故事中。「我是從「布爾塞維克集體農莊」來的。但是「斯大林集體農莊」跟我們工作得一樣漂亮，他們用呼喊回答我們的問候：「萬歲！」萬歲！……我確實參加了工作！」

庫茨卡的聲音突然破碎了，好像自我裁判地作結束：

「但是我沒有參加到運河完工。我得了病，被一輛救護車載到醫院去了。」

「是的，沒有人否認你們的人在那裏做了一件漂亮的工作。」

戰士福攷夫讚賞地說，然後把手放在庫茨卡的肩上：「你在建築運河上做得很好。在戰場上同樣打得很好，我相信。」

×

×

×

庫茨卡的童年時代是不幸的。他記不起他的雙親。他出生剛七天，他的母親就死了，他的大姊姊在同一時期生了個孩子，就靠着姊姊的奶餵他。過不好久，他的父親也死了。他的姊姊就成了母

親，他的姊夫阿梅特夫，一個雇農，也就成了父親了。

那是在一九一八年。阿梅特夫當時只能勉強度日，但他仍然養育他，把他和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

有一次——庫茨卡八歲那一年——他跟同樣年歲的幾個孩子在一起玩，一個有錢人的兒子譏笑了他。他打了那個孩子一記耳光。那孩子的父親到阿梅特夫家警告他：

「當心，阿梅特夫，記住那句古話：『倘使你救了一隻羊羔，它會使你致富，倘使你救了一個孤兒，他將致你死命。』」

阿梅特夫却安靜作答：

「一個孩子有顆無知的心，但是我不是孩子。我的兒子和養子將來都會像正直人那樣開始生活的。」

庫茨卡的生活吻合了阿梅特夫的預言。

在他一開始自己謀生、活的時候，他當了牧羊童。

一羣羊和無邊的草原。炎熱的白天和寒冷的夜晚。在靜夜中國坐在火堆旁聽牧人講奇異的故事，那是多麼愉快呀！一個牧人親身見過福龍芝英雄（註四），而且喜歡講述他的行爲。

在那些日子裏，土匪（註五）出沒在烏茲別克斯坦，劫掠和殺戮行人。土匪蹂躪了大地。田地慢慢荒蕪，野草叢生。一夜接一夜地，火光的紅燄燃亮了鄉村。

『我們的生活像從被劫掠過的村子裏冒起的烟，』那個牧人敘說。『於是福龍芝將軍到我們這一邊來了。他的頭上尖頂帽正合英雄身份。背上却是一個紅軍小兵的大衣。他騎着一匹栗色馬，前額有個白星，馬頸上鈴鐺叮玲作響。福龍芝不是單身來的——跟他一同有一支數不清的軍隊。』

『福龍芝將軍對窮人說：

『「我是列寧和斯大林派到你們這裏來的。你們自己一定要變

6 成土地、水和自己生命的主人。」

「人民覺得他講的是真理，他們重新集合在他的周圍。

「但是土匪打進他的一個部隊，爲的好像蛆虫那樣從內部吞滅它。但是福龍芝的眼睛鷹一樣尖，他能夠看得遠，看得寬。他說：

「你可以把棉線染成一百種不同的顏色，但是終歸變不成絲線。」

「福龍芝決定從根拔除這個禍害。他給了那支土匪打進去的部隊一個命令，到另外一個城市去整編。所有靠不住的份子都要解除武裝。

「阿混生，一個有蒼狼子野心的人，是那個部隊的指揮員。他帶了十四個衛隊來見福龍芝。他叫手執槍機，準備隨時扳動它們。『但是福龍芝溫和地給他們講話，好像什麼都沒有覺到。』坐

下，」他用鎮靜的聲音說。他們坐下，只是不坐在他的旁邊，坐在桌子對面。福龍芝說：「我命令你們立刻離開。」但是阿混生回答：「我不！」於是福龍芝將手伸向他說：「放下你們的武器！」阿混生跳起來，拔出他的手槍，指着福龍芝的胸膛……」

『他殺了他嗎？』康茨卡用恐懼的聲音問。

『那些衛隊也拔出手槍，』牧人繼續說：『福龍芝逕直看到阿混生的眼裏，平靜而堅決的重覆說：「放下你們的武器！」突然間，阿混生的眼中消失了生命。握槍的手顫抖了。他把武器擲在桌子上。』

牧人結束了他的故事。夜偷偷覆蓋了草原。星星掛在低空。火堆已快熄滅。牧人們都因夜間來臨而回去。那個講故事的牧人也準備去睡覺，但是康茨卡走近他悄聲地問：

『福龍芝只是看了看，就用眼光征服了他嗎？』

牧人回答：

「福龍芝將軍的眼裏映出真理，但在阿混生的眼裏却寫着欺詐。虛偽總是在真理面前低頭的……」

庫茨卡一直記住那位老牧人的話。在一個集體農莊當馬夫的時候，以及稍後當石匠，當瓦匠的時候，他堅決握住真理，他從來不怕在人們的面前講真話。

誠實變成他的生命中的金科玉律。在建築斯大林弗哈納運河期間，他特別明確的宣告了他的態度。庫茨卡常常用福龍芝的例子對那些落在後面的人說：

「福龍芝將軍不怕阿混生的手槍，你們還怕一鏟泥土嗎？」

這一年秋天那條偉大的運河落成了，被人民把斯大林的名字冠在前面。以後，庫茨卡就應召入伍。一年後他參加了芬蘭戰役，他堅忍的經受了戰爭的攷驗，當他從前線歸來後，已經成爲一個老練

的戰鬥員了。他看見了死亡的面貌而且嘲笑死亡，因為他是爲真理而戰爭，而真理是不可戰勝的。

尖峭的風刮了一整天，到晚上轉成爲暴風雪。漆成白色的坦克出發去夜襲。風刷去了履帶壓出的痕跡。

它們是要掃除一個被敵人作爲堅固據點的大村莊。坦克若是粉碎敵人的火力巢，步兵就在坦克掩護下，在黎明時向那個村莊發動攻擊。一群觀察手在夜晚被派到側翼去觀察，庫茨卡也在其中。他在雪地裏掘了一個洞，伏在裏邊。暴風捲起成堆的雪在他四周旋舞，把他隱蔽起來。

坦克在不遠的地方作戰。庫茨卡凝神聆聽。他可以聽出蘇聯機關槍的開火聲音。地平線變成一條火線——村莊的草屋頂是燃着了。火光這樣強烈，以致他沒有覺察到天色已經破曉。

他覺得飢餓。他的袋子裏有片麵包。他渴想拿出來吃掉。但是他決定不吃。他怕最輕微的動作可能暴露目標。德國人自然也在同樣尖銳的觀察着。

庫茨卡的黑眼睛注入黑暗。一輛坦克開足速率向他駛來。雖然還有一段距離，他就辨認出了車上的紅星。『那是我們坦克中的一輛！』他想：『我們中的一輛！……』大砲和機關槍不斷地射擊着。那輛坦克為什麼要在突破敵人防禦後跑回來呢？

『許是回來添燃料的，』庫茨卡斷定。

德國的反坦克炮在貼近的什麼地方開了火。炮彈一個比一個更近的落向那輛撤回的坦克，但是它用熟練的駕駛避免被擊中。

『這是好樣子！保持下去啊！』庫茨卡讚賞地喃喃自語。『別被擊中呀！……現在！……快呵！……』

但是炮彈的爆炸更接近坦克。射來一枚致命的炮彈，於是那輛

坦克突然停止了。

一群法西斯蒂從他們的壕溝裏跳出，向那輛殘廢的坦克衝去。坦克裏毫無動靜。

『他們通通打死了嗎？』庫茨卡焦急地想：『還是沒有彈藥了呢？最好我去幫助他們一手。』

他正要從雪堆裏爬出來，但第二個根法馬上止住了他。他不能離開那地方；這樣做是有勇無謀的行爲，法西斯蒂的第一顆子彈就會結果了他。

其時德國人快接近坦克了。下一分鐘坦克和它的全部人員就會落在他們手裏。

『我必須幫助它！』他下了決心。『這是給你們的禮物！……』

于是他的湯姆機槍（註六）猛烈地發射出一排子彈。

法西斯蒂像狗吃屎地倒在雪裏。他又射出一排子彈。

受傷的德國人帶着驚慌從坦克附近退下來，狂亂地喊叫着。庫茨卡清楚地聽見重傷者的呻吟。好些人爬在蓋雪的田野裏永遠起不來了。他第三次發射後心想：『現在，庫茨卡，我的孩子，節省你的彈藥吧，最好在德國人射擊你以前換一換地方……』

乘德國人困惑的時機，他從雪堆裏爬行出來，飛快地爬到鄰近一個小丘的小樹叢裏。德國人又一次試圖冲向坦克，但這一次他們謹慎四望，生怕那挺神秘的湯姆機槍又向他們開火。庫茨卡沒有等待好久，在他們爬近坦克以前，他的湯姆機槍開始向他們猛烈發射，又把他們打倒在地。

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過去。德國人前進又後退。有一些被庫茨卡的子彈掃除。其他的爬回去，遺留一道血尾在雪地上。庫茨卡從他的小樹林後繼續獵取他們。敵人在白天許多次以固執的堅持企圖接近失去戰鬥力的坦克，但是每一次庫茨卡都用致死的火力掃射他。